



春来挖鸭葱

□ 玉荷

乍看“鸭葱”这个名字，好像挺辣的，葱嘛！其实一点也不，它是小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种小小的植物。

春天鸭葱刚开始发芽，我们便跑到村后那座山上寻寻觅觅。这时的鸭葱最好吃，既嫩又脆，还非常鲜。等到鸭葱整个从地里长出来，特别是开花之后，就不好吃了，老了。

鸭葱刚发芽时，往往隐藏在蓬蓬干枯的杂草里，不太容易找到，必须猫着腰仔仔细细搜寻。最好的办法是找那些去年冬天干枯的鸭葱叶，只要发现了，顺着干叶轻轻一扒拉，下面必有一棵刚刚从土中探出个小脑袋的鸭葱。

那么，鸭葱长啥样儿呢？

它有着黑褐色的根，朝地里直直地扎着。把薄薄的表皮用指甲盖剥掉，里面呈现嫩嫩的白色。“啪”一下将其折断，会有白白的汁儿流出来。用手指捏一捏，微微带点黏性。手上干了后，会



变成黑色，不太容易洗掉，往往要待上好几天。

鸭葱根也非常好吃，咬一口，微苦中略带一丝丝的甜，还有些许淡淡的牛奶香。

发现一棵鸭葱，我们往往会把土尽可能地朝深里挖，小心，再小心，尽量不要将根挖断，力争使根能够多挖出一些。

鸭葱刚长出来时，可以生吃，可以放上食盐、麻汁拌着吃，可以把大蒜捣成蒜泥搁到里面调调吃，还可以放上葱花炒来吃。

鸭葱有开花的和不开花的两种。它们的叶子跟苦菜叶子有点像，但又有自己明显的特点：每片叶子都以叶子中间那条叶脉为中心，从两侧朝里卷，卷起来的部分纵着从叶基到叶梢，形成一个个皱皱巴巴的S形。

开花的鸭葱的花苞，在鸭葱一发芽时便萌生出来。一棵鸭葱有一个或几个不等。伴随着鸭葱的生长，花苞下的花梗会直着不停往上长，最后高出鸭葱一截儿。有一片或几片小小的

叶子长在花梗上，这些叶子无叶柄，形成叶包梗。花梗顶端的花苞长长的，朝着天，下粗上细，最后缓缓收成尖状，像毛笔的笔头。由于花梗中空，折断一看跟一根竹管差不多。而花梗顶端的花苞又似毛笔的笔头，所以有的地方管鸭葱也叫“笔管草”。

鸭葱的花看起来很像蒲公英，由一枚枚舌状花瓣组成，颜色也是那种鲜艳的黄色，好像生怕人们看不到，而急着招手跟人打招呼似的。所以，鸭葱花绽放后，鸭葱便非常容易寻找了，老远都能看得到。这时，往往时令已是5月份，鸭葱已经老了，不能吃了，但把花儿一朵朵掐回来清水洗净，调上白面，再加上少许食盐，可以蒸着吃。所以，每当鸭葱花绽放时，我们小孩子便会相约提着篮子呼啦啦跑到山上，一朵一朵掐鸭葱花。那些黄黄的花儿啊，堆在我们的小篮子里，像一堆金灿灿、鲜艳艳的金子，至今都让我难以忘记。

香椿

□ 窗外风

香椿树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树。

早春时节，风还硬着，天还冷着，别的树木还在懵懂中，香椿就发芽了。

刮春风了，小芽像被吹了气，转眼的工夫，整棵树就被挂满了香喷喷的嫩嫩的小芽，在早春天空的映衬下，在光秃秃的枝头分外招人眼。

香椿芽长到一拃长，就要用带钩子的长杆掰下来。头茬香椿掰得并不多，因为芽发得少，但口感和香味都是上品，价格自然而然就格外高。香椿芽一天一个价，它走的是青春路线，越“年轻”越值钱，二茬就便宜一些，韭菜也是如此。所以说掰香椿要趁早，就好像张爱玲说的“出名要趁早”。

每年春天，我家楼头的那几棵香椿就被带钩子的长杆掰得七零八落，几乎秃了头。所有能钩下来的枝干，都被拧了下来掰了嫩芽。被舍弃在地上的枝干长短不一，散落一地，我甚至以为这棵树完了，生命要走向终结。可是，过不了几天，新芽萌发，几天不见，绿意满树，足见它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
晏殊的《椿》里说：“峨峨楚南树，杳杳含风韵。何用八千秋，滕凌诧朝菌。”香椿的风姿可见一斑。

香椿有很多吃法，油焖香椿、炒鸡蛋、椿芽咸菜……吃法多得很，可供人们尽情施展。

记得童年时，姥姥在院子里放一口大锅，掀开热气腾腾的锅盖，锅里是一锅煮熟的香椿叶子，它们骨节粗大，叶片肥厚，煮熟后用盐腌上就成了咸菜。童年的食物实在太贫乏，寡淡到小孩子没有一点零食吃，贫穷到要吃老成的香椿叶子来弥补食物的不足。

姥姥从锅里拿出一根叶子，在嘴边吹了吹递给我，我接过来就往嘴里放，记得那杆子上的皮也好吃，被我一点点啃下来。煮熟的香椿叶子味道很独特，没了香椿芽的娇嫩，反而有了嚼头。姥姥只是含笑看着我。

时光荏苒，往事已去，姥姥含笑的脸庞就那么定格在那个春天的院子里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“雷锋班”里的新战士

□ 邵祺昌

说起我和孙斯水老师的相识来，就像《花为媒》一样，也有一个美丽的“传说”。我俩的缘分来自于我的公众号“老邵说说”。

由于自幼读书少，肚子里的墨水少得可怜，这使“老邵说说”最鲜明的“胎记”就是“土得掉渣”。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的“老邵说说”歪打正着竟然符合了孙斯水的口味，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最后一句是“期盼早日见到邵老师”。于是，我们相约了。孙斯水还携带相机给我们老两口拍了合影。在聊天中，我解开了孙斯水对“老邵说说”的痴情之谜。

首先，是因了地缘关系。孙斯水是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张家庄村人，我的老家是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大史村。虽然不在一个区县，其实也就相隔10里路，乡风民俗有很多共同之处，于是“老邵说说”里的故事，孙斯水看着似曾相识，亦真亦幻；里面那些老土话他听着很亲切，所以“老邵说说”就让他入了心，着了迷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，自然就有那种乡下人的本分和朴实，这是我们相互认可的基础。

其次，也有“情缘”在里面。聊天中我问孙斯水，张家庄有没有姓胡的人家，得到了肯定答案后，就给他讲了我的老爷爷在张家庄胡姓人家看煤场的故事。这是老

一辈人的“情”。

再次，以苦为乐是我们的本性。我和孙斯水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城里人，都是脚踏实地、克服困难、跌打滚爬几十年才走到了今天，都有着踏实做事、老实做人、以苦为乐的本性。他说很喜欢和我们一块做公益，很想参加“红领巾学党史”的活动。我心里暗喜，连忙答应一定带他参加，唯恐他再反悔。

不用扬鞭自奋蹄。不几天，孙斯水再次来到我家，不仅给我们老两口加洗了合影，还装上了相框，真是一个有心人。老伴感谢之余说要给他钱，孙斯水说不要钱要“银子”，银子我没有，只得收下他的这份心意。细微之处见真情，既然他急着要参加“暖心窝”的团队，甘愿付出，这个“后门”我开了，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人，还有哪里不放心！于是，“暖心窝”里多了个“专业”摄影师，润心书屋多了个“无证上岗”的老师，社会组织党支部多了个没有职务的“委员”，“雷锋班”里添了一名新战士！

命里有缘天注定，今生相逢必有时。没想到一篇文章让我们走到了一起！时哉？缘哉？

孙斯水老师来到“暖心窝”，至今还不到一年，所以他就是我们“雷锋班”里的一名新战士。

孙斯水是淄川区交通运输局退休干部，但他俯首甘

为孺子牛，具有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精神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

我是个粗心大意、不拘小节的人，不适宜开车，所以我下定决心一辈子不摸方向盘。“暖心窝”里来了个会开车的孙斯水，岂不是天助我也！为了完成“寻美·中国”征文的任务，孙斯水拉着我三进宋家庄（淄川区岭子镇），两登龙舟山（周村区王村镇大史村），一个来回就有百里路。

他是“暖心窝”的“专职”摄影师，一年来，他为“暖心窝”的各种活动跑了多少次，没有人给他统计。他家住张周路上的碧桂园，在“喜迎二十大 启航新征程”理论宣讲进基层的宣讲活动中，他拉着我们西到山东华王酿造有限公司，东到张店七中，南到岭子镇宋家庄，北到城北路的恒星集团。特别是今年“三提三争”活动以来，他从大年初一开始，几乎天天来到“暖心窝”，有时上午来了下午再来，拍照、录像一人兼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我们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有着较强的时效性，最好当天通过润心书屋公众号发出去。因为稿件需配发照片，不管回家后天有多晚，他也要赶着把照片导出、挑选好并发给编辑部。一年来，他为润心书屋公众号提供了几千张配图。

孙斯水的摄影技术可不是自来会，是在张店老年大学学来的，至今他还每周

二下午去学习。来到“暖心窝”之后，为了能拍出高质量图片，他又投资1000余元购置新设备。他还担任淄川区老年书画学会副会长，学会的会议、活动他不仅要参加，还要拍照、录像、写美篇。同学、朋友的一些重大活动，也需要他去录像……经常见他来去匆匆，吃饭的时候随便“囫”一口就走。

孙斯水也是小七十的人了，长期奔波，吃不好饭胃不好；休息不充分，有脑血栓的前兆，一年来曾几次住院。可是“暖心窝”的工作他可不耽误，并且每次都提前来，拍摄活动花絮备用。他是个“闲不惯”，活动期间稍有“闲空”就开始“特技”摄影，让美女们更漂亮、帅哥们更英俊。

记得孙斯水为我们第一次录制节目是2022年5月20日“暖心窝”举办的润心书屋“三转一响”征文活动总结表彰暨赠书仪式。5·20是播撒爱心的日子，孙斯水为我们“暖心窝”献上了满满的爱。

孙斯水虽然是我们“雷锋班”的新战士，但他却是亿万学雷锋大军中的一位老兵。60年来，不论是什么身份，不论在什么岗位上，他都用实际行动阐释着雷锋精神。

孙斯水是雷锋精神的践行者。“暖心窝”里雷锋多，让雷锋精神在“暖心窝”里发扬光大吧！